

近思錄集註

五
卷
目
錄

六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丁國華

欽定四庫全書

近思錄集註卷十

歸安茅星來撰

臨政處事之方

此卷亦致知格物之事即程子所謂應接事物而處其當是也以居

官任職事尤重大而不可忽畧故獨詳焉凡六十四條

伊川先生上疏曰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于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齊戒而告

君也

齊側皆反下同此言感入必以誠意之意

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

不宿齋預戒潛思存誠觀感動于上心若使營營于職

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

人不亦淺乎

頰音劫 文集下同 頰說文面旁也此

心也觀程子營營職事之言則知當日之所以使兼他

職而固辭者意固有在矣或問伊川未進講以前還有

間斷否朱子曰尋常未嘗不誠臨見君時又加意耳如

孔子沐浴而告哀公是也此元祐元年上太皇太后

書中語也按文集時講讀官五人四人皆兼他職唯伊

川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無一人專職

輔導者執政之意蓋惜人才不欲使之閒又以為難兼

他職不妨講讀故程子言之

以見講讀官當精思竭誠

專在輔導不可

兼他職之意

伊川答人示奏藁書云觀公之意專

以畏亂為主願欲公以愛民為先力言百姓飢且死

朝廷哀憐因懼將為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

事勢亦宜爾

丐音蓋 丐求也此言奏藁當以愛民為先之意

公方求財以活

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

財以自保

祈通蘄 祈求也

古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後世以

兵制民以財聚眾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為迂

周禮小司徒四井為

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丘民謂一丘之民也猶古一成

一旅之意說見孟子此兩端所以明奏藁不可專以畏

亂為主之意愚按程子亦因後世之見如此故特言

此以見言之無益耳非真謂兵與財之足恃也後世富

強莫如秦隋率皆二世而亡而漢唐稍知
愛民享國長久可得云保民者為迂乎

惟當以誠意

感動觀其有不忍之心而已

此二句所謂欲公以愛民為先者也許魯齋曰人

臣為君言只當言義理可與不可當與不當若以利害相恐動則利害不應時便不信矣且如天道福善禍淫有時而差是天道亦不足信也人只得求當于義理而已利害一切不卹也

明道為邑及

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為之未嘗大戾于法
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
為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為狂也至謂之狂則大
駭矣盡誠為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

呂進伯使河東伊川問為政何

先對曰莫要于守法而伊川告之以此以見法有所不可盡拘也東萊呂氏曰當官以方便為上如差科既不能免即就其間求所以便民省力者使不騷擾重為民害其益多矣

明道先生曰一

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

見行狀周禮一命受職如今之

第九品也苟誠也物即人也言此以見一命猶然況居大位者乎

伊川先生曰君子觀天

水違行之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

始絕訟端于事之始則訟無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

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

券從刀勸平聲與從力者別易傳下同訟象傳坎下

乾上為訟天上水下相違而行故曰違行交結朋友結納也契券文書要約也二者偶舉一二以例其餘也項

平甫曰乾陽生于坎水坎水生于天一乾坎本同氣而生者也一動之後相背而行遂有天淵之隔由是觀之天下之事不可以細微而不謹也不可以親暱而不敬也禍亂之端夫豈在大曹劉共飯地分于匕箸之間蘇史滅宗怨起于笑談之頃謀始之誨豈不深切著明乎

師之九二為師之主恃

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為吉

卦師

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上下五陰順而從之是九二為師之主也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應之則倚任專矣鄧艾之承制拜假事不待報是恃專也顏魯公讓功于賀蘭進明以至為所牽制不能成功則不專之患也二居中故有得中之象愚按程傳于三五兩爻與尸並訓作衆主即此傳不專之意也夫任將不專使衆主之鮮有不敗是固然矣然必先慎擇其人使其勇畧仁信足以勝將帥任者而後可專以任之

故彖辭曰丈人六五曰長子並老成之稱見
非新進喜事才弱志剛之輩所可與其選也

凡師之

道威和並至則吉也

恃專則不和不專則無威惟威和並至為得中而吉愚按程子亦

但就為將之道論之耳人君之命將亦然推心置腹所謂和也信賞必罰所謂威也未有舍此而能得將之用者楊誠齋曰河曲之師趙盾為將而今出趙穿邲之師荀林父為將而今出先穀後世復有中人監軍從中牽制皆取敗之道也

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為周

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

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為周公之事由

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職耳

亦師九二傳以

王安石有此言因特論之按程子又云子之事父其孝雖過于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耳臣之于君猶子之于父也假如功業大于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為可乎

大有之九三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傳曰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于天子謂以其有為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

通於之於易傳作乎三居下體之上在下而居人上公侯之象也以其有為天子之有如程子所謂蕃養其衆以為王之屏翰豐殖其財以待上之徵賦是也此一節所以明公用亨于天子之意朱子曰古人于亨字作享烹字通用如公用亨于天子分明是享字程子作亨通解不是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

而於此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大義亦甚害事也胡雙湖曰按春秋傳晉文公將納王使卜偃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亨吉孰大焉則是卜偃時固讀為享矣項平甫曰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益六二王用亨于帝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程子或作亨通解或作亨盛解獨于益六二作享讀者蓋不敢解作享帝也

富有以為私不知公以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

以公

之以葉呂本並作已今從易傳此明小人所以弗克之意

人心所從多所親愛

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增之言雖善為惡也苟以親愛而

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隨之初九出門而交

則有功也

惡之惡去聲

出門謂非私昵交不以私故

卦之主爻主不可以隨人故不言隨而言交張氏曰人能內不惑于妻孥外不惑于諂諛立身便自卓然

隨九五之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傳曰隨以得中

為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悅隨則不知其過矣

孚誠

也就九五中實言嘉善也就六二中正言九五陽剛中正下應六二之中正故曰孚于嘉正中謂九五葉氏曰

震下兌上為隨震動也兌悅也以悅而動易過于隨而不自知故必得中為善

坎之六四曰

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傳曰此言人臣以忠

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樽本作尊後加木加

缶加瓦加土者各隨所見也簋音葵缶俯九反樽酒器周禮春官司尊彝有獻象著壺太山六尊外方內圓

曰簋內方外圓曰簋皆盛黍稷器並漆赤中有蓋象龜形考工記旄人為簋受一斗二升高一尺厚半寸脣寸

缶瓦器愚按旄人疏祭宗廟皆用木簋此用瓦簋者據祭天地及外神尚質器用陶匏之類也蓋樽與簋皆宗

廟所用有金玉雕文之飾不專以瓦為之故下文復言用缶以見其為尚質也語類以既云樽酒簋貳又云用

缶為不成文理蓋朱子誤以樽簋為專用瓦缶故以復出用缶字為不成文理也熊氏曰一樽之酒二簋之食

復以瓦缶為器質之至也所謂忠信善道也牖者室中所以通明也蓋忠信者納約之本苟不因其明而納焉

則亦不能入矣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

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

之時終得无咎也

易音異

程子又曰人君有過以理開諭之既不肯聽却須就人君開明

處進說如左師

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

觸龍事之類

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

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

明者也故訐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辯者其說

多行

樂並音洛 楊龜山曰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

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涉譏玩殊無惻
恒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
循理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
非惟告於君者如此為

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

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財

是也

此又推廣言之以見因其所明而導之不獨事君當然也熊氏曰成德者因其有德而成就之達財

者因其有財而遂達之皆謂就其所長而開導之也

恒之初六曰浚恒貞凶象

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傳曰初六居下而四為正應四

以剛居高又為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

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

咎者皆浚恒者也

初六爻傳素舊也初六以陰柔居巽下巽性務入故求望之深陰性柔暗

故知常而不知變常就四為正應而言變就為二三所隔而言此文本義及程傳皆就初求望上說蓋特其一端其實凡事皆當審已量力循序漸進積久有成不然則急遽無序進銳退速必不能以有恒也

遯

之九三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傳曰係戀之私恩懷

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吉

係音計畜計六反養去聲

九

三下比二陰使有所係戀不得遯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吉問小人女子近之則不遯遠之則怨若專以私恩懷之未必不有悔吝而此爻以為吉何也朱子曰此爻不可大事但可畜臣妾耳御下而有以懷之未必失正但恐所以懷之者非其道也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

易言畜臣妾吉

原就九三之係而言惟可以畜臣妾也非謂畜臣妾之必當以係也程子恐學者不察而一以私恩係戀之則